



續高士傳編目序

華陽山人吳郡皇甫沖子



吾嘗觀玄晏公高士傳竊謂君子不遇於世甘心於丘壑之間無所怨尤發而為言以自表見若是哉及讀公所叙焦先事乃知以上德為高務終始之不辱遠舉而不與世接於是有所托而處焉者也若焦去衣食絕行言出群形之外尚何名位之求而不遇之足動其心耶吾又以為高士之徒其為言不區區於表見而已也吾

怪夫世之士者喜功名而樂寵榮以隱為諱以
仕為高傳之不顯於天下有故矣往季吾編采
是傳子安謂晉宋以來是道闕焉乃傳而續之
合是二書自唐虞以及趙宋高蹈之士可槩見
矣然懼夫士之諱聞也久而未出吾數促之乃
以標目先之夫陸雲遵公之旨為逸民賦何道
彥惡而反之雲寓書其兄且作箴以戒反正世
其有道彥者乎吾將為子安戒之矣嘉靖甲申
春二月望日

續高士傳卷之一

少玄山人皇甫孝子安撰

晉一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土窟中
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
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及出大笑時往來人間或設
衣食即弗受辭去嘗有人見之宜陽山不似常人因
與語不應文帝聞而異之使阮籍見之與語亦不應
遂求出籍長嘯而降登亦嘯若鸞鳳之音聲振山谷

籍曰故是向人耳尋求之不知所在後乃知其姓名
嵇康從之游三年間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
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
真所以全其天以子之才性烈而識寡其能免乎後
康遭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後不知
所終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事兄

弟每採相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濱拘蟻蠅以資養
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
與府朝接自當顯至柰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
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
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
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
郡邑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巾顏
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慚
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也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
太尉賈充見之恠而問之統初不應徐荅曰會稽夏

仲御也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因爲水戲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鯢躍後作鮪鮪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八九觀者悚懼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荅統又爲歌土曲大禹慕歌曹娥河女之章伍員小海唱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舍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譟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充耀以文武鹵簿觀

其來觀幢幡鼓樂妓女錦繡花翠照耀耳目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歎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不知所終

朱沖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閒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誤以沖犢歸後得犢大慚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飼牛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尋又詔爲右庶子皆稱疾不應沖每聞徵書至即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羗戎奉之若

君冲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捨遺村無凶人毒
虫猛獸皆不爲害以壽終

瞿劭先生

瞿劭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
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劭因以爲名桓温嘗
造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
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在洛陽隱居白社時被髮
行吟於市乞殘絮敗繒結以自覆號百結衣或與好

帛輒不受或排辱不與亦無怒色時孫楚數就社中
載與俱歸又貽書勸其仕進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歎
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
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
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
道可飡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
之至人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
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
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
死盼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

鳥相與萬世而不悞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
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顰頤而去萬物皆賤惟人
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
知所之其寢處遺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詩曰乾道剛
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
質悠悠世目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
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
真

陶淡

陶淡字處靜廬江人侃之孫也幼好導養之術十五

六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
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相山中結
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
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逃羅縣山中終身不
返

董養

董養字重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不干祿求榮
時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
乎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鷲出焉其
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

即此地也今二鷺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也其可
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
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

續高士傳卷之一

續高士傳卷之二

少玄山人皇甫湜子安撰

晉二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博學精究經旨永平中知天
下將亂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
娛毒虫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氏屢徵皆礙而不達
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因徵為太子少傅散騎
常侍並固辭以壽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返
父母終服不娶辭家遍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
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
上居之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餘年卒無害常著鹿
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買鹽以
自供人或酬下價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
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麓者示不逆而已
嘗有猛獸張口向文文視知橫骨所苦以手探去之
明旦獸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
水無倦色顧颺葛洪共造之贈以常衣文不納颺密

置衣室中後至毀爛竟不服用王道遣人迎之文不
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道居文西園朝士咸往觀文
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温嶠嘗問曰人皆有六親相娛
先生棄之而來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
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
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
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獸所食
顧不酷乎又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
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
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

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
佐世道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
跨躡華堂如行林野居道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
求還山導不聽後匿歸臨安廬于山中臨安令萬寵
迎置縣中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以為神自
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以疾終

石坦

石坦字弘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
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敝或有遺以衣服受而施
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
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之又能閭中取物如晝姚
萇之亂莫知所終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
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
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
就隱于縣界南山成帝康帝皆嘗徵之湯固辭不起
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祖休篤守父操不交人物
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皆害生之事
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

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爲知
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葦門歎菽飲水州府禮命及
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皆樂
遜遁世有隱行

譙秀

譙秀自元彥巴西人周之孫也少而靜默不交于世
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
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略有巴西慕秀名
具束帛安車徵之不應常冠皮弁服弊衣躬耕山藪
桓溫滅蜀薦于朝以秀年老道遠故不徵勅所在四

時存問後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秀者以百數秀年
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
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
餘卒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辟舉孝
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精於陰陽著天文地理十餘
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長歎涕泣
或請問不言陰澹爲敦煌太守奇而造焉經日忘返
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卒時年

七十九澹素服會葬曰世人之所有餘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悅者五音也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茂以過焉乃謚曰玄居先生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舉賢良家于臨川漁獵自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暫業之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

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里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墓庾翼躬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敢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

刀於水路人復沉沒取之翻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邴郁

邴郁字弘文城陽人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勅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與高密劉鮪及韓績並有高名鮪字長魚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三人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郁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皆以壽終

續高士傳卷之二

續高士傳卷之三

少玄山人皇甫孝子安撰

晉三

玄晏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餘始從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勤力不怠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時人謂之書淫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

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景元初
相國晉王辟謚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
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
臣獨謚以疾辭不及國寵其後鄉親責之謚遂著釋
勸論以通志其略曰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
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又曰天玄
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群生寄身聖世託道
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元元氣混蒸
衆品仰化誕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
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

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
通又曰若乃聖制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
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
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
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
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
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幾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
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
一沉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
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

李老寄跡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
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干木偃息
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
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
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
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
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
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
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沉
損之不得測之愈深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

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
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
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前後徵
辟敦勸九十餘次皆辭以疾竟不仕子方回亦克遵
父志卒時年六十九在太康三年嘗爲篤終之說命
其子曰人之死也精竭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
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
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
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
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

又曰今之爲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蔭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蔭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魄爽與元氣合靈眞篤愛之至也其著論如此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鼓琴土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澣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逵爲非著論譏之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

史謝玄慮達遠遯不及上疏曰達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帝許之達復還剡後珣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以病卒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命不起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

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尋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嘉之弟也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簡文帝輔政命爲叅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温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

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
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
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命非
敢為高也陋博學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以壽終

虞喜

虞喜字仲寧餘姚人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孝廉
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
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賀循雖先達貴顯每
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
俱以博士徵不就及咸和永和間又累徵薦竟不仕

年七十六卒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人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
太傅參軍並不就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召徐苗等皆
務教授惟毓不畜門人清靜自守年七十一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
表人莫之知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澗水南有
二石困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
者問徑得還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麟之至更索之

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為長史固辭不受其家在官道之側麟之餉給賓旅一無所惜鄉人死無所歸輒身為營棺殯後以壽終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莫知所終

續高士傳卷之三

續高士傳卷之四

少玄山人皇甫湜子安撰

晉四

許邁

許邁字叔玄句容人家世仕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為之筮遇泰上六爻發璞謂曰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以親故未忍遐逝擇餘杭懸雷山去茅山為近於是結廬居焉而往來茅嶺間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惟朔望一歸定省而

已及親終遂棄家徧游名山茹芝斷穀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懇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忻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歲餘陽狂暉送之平郭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

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尚隱遯加以好學遂博綜經籍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一時顯者欲為改築居室或遺以厚饌皆固辭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竟不仕

徐苗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
別駕舉義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
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
榆棺雜塲露車載尸葦蓆瓦器而已

孫晷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雖侯
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
自得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既
而自刈送之鄉人感愧莫敢復犯司空何充司徒蔡
謨辟之及公車特徵咸不就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
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
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
所尚無虧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
朝竟不就卒于家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
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王導辟以爲掾不
就咸康末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

龔壯

龔壯字子璋巴西人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壽與特孫期有隙壯因說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壽遂率眾討期果克之壽猶龔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假壽殺期私仇以雪數說壽使歸朝以明臣節壽不從壯遂稱龔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攷經典殫思文章而已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見之深相器重劉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精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不能喬安貧樂道行身不穢其父榮因齊王芳廢遷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後遂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元康中詔求寒素時多薦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皆不就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懽娛耳何以愧為卒時年七十八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為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修道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為宗鑿地為窟以居弟子皆効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于西嶽命也柰何及關遂卒

宋一

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尋陽太守孫緬一日出游江渚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清灑垂綸長嘯緬心異之因為取魚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恠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壁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而自晦若是也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吞

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歌竟悠然鼓棹而去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法賜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後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後家人至石室求之因復遠徙逃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郢野老

郢野老不知其何許人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於郢有野老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對曰昔楚子盤遊見譏於令尹今陽和播種之始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此賢人也賜之食老人曰不奪農時則一時皆受王賜也飯不敢當問其名氏不告而去

續高士傳卷之四

續高士傳卷之五

少玄山人皇甫洵子安撰

宋二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辟爲主簿不起問其故
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
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
義兄守南平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
事武帝又累召之處以顯職後受禪及元嘉中皆頻
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後西陟荆

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其孫測從弟或之皆隱遯終身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特進顏延之及一時諸名士嘗並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後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閒居惟精深經學點定左氏傳及所撰禮論齊高帝甚愛重之臨崩遺詔以

入玄宮也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後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敬弘以女適其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之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

不肯往茅室蓬居惟床上有書數帙元嘉初復徵之
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
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
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之服闋携妻孔氏
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爲業以樵藥置道頭輒爲行
人所取明日復如此人稍恠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
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之而去或遇寒雪
不可售無以自資即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

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與同縣孔覲友善
性皆嗜酒相對輒酣飲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
月卒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寒時就覲宿衣悉袂
布飲酒醉眠覲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卧
具去體謂覲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覲亦傷感除
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爲東陽州發教餉以穀五百斛
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
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於山中會稽守蔡
興宗餉其妻米百斛其妻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美
之以比梁鴻妻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一無所就娶郭氏梁州刺史銓女也遣送豐麗悉散之屬親共安儉苦夫婦嘗共乘蒲筴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着屐笑曰僕着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荅書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樓惠明

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皆避之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齊高帝皆召不赴文惠太子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

華輕棹西下徑達臨安衆不知所以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破郡惟臨安獨全

沈道虔

沈道虔武康人隱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金庾之資所得贈遺悉以供其衣食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三百斛及以給其嫁娶之資道虔累世事佛兼好老易嘗有人竊其園菜及還見之乃自逃匿待竊者去乃出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穢道虔悉以所得與之郡州府凡十三命及徵貢外散騎侍郎皆不就子慧鋒亦修父業

辛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河南人少就關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士子高其行悉以金賻之後至者不復受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以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耶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龔祈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
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
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
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續高士傳卷之五

